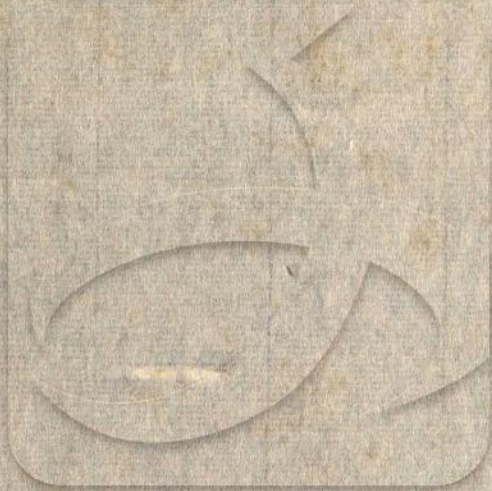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卷十八

人物一

舊載陳球陳登按球登人今安東地也咸豐志

漢以下咸豐志參據正史援引他書多所駁正最為精核今仍其舊

淮陰侯韓信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

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母死無以葬迺行營高燥地

令旁可置萬家者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

迺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

去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

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

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



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信曰能死
刺我不能出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
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
知名梁敗屬項羽爲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
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
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
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貌釋弗斬與語大說
之言於漢王以爲治粟都尉未之奇也數與蕭何語何
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
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丞相

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且怒且喜
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也臣追亡者王曰所追
者誰也曰韓信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
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
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
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
乎何曰王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終亡王曰吾爲公以爲
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於是欲召信
拜爲大將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
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

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
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
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
天下非項王耶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
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
王弗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
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
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
人有功當封印刑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
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

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
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
下多怨百姓不親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
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
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
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數歲矣殺亡不可
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而飭之惟獨邯
欣驕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
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除秦
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

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

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漢王舉兵東

出陳倉定三秦按此事史記繫月班書不繫漢二年出

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

散而還信復收兵班作發兵發之與收一字殊異遠矣

漢王新得信東擊楚安得不從若信安所得發兵乎從馬為優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

索之間以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齊趙魏皆反

漢與楚和漢使酈生說魏王豹不下乃以信為左丞相

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

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瓠渡軍襲安邑豹驚引兵過

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

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

陽漢王與兵三萬人按請兵與兵事史記本傳不載從

班書以見信之謀畧素定與漢王之善任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闕與信之

將也下魏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耳以兵

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聞漢且襲之也聚

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漢

兵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

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

七音寸之書可系云

卷十一

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閒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勿與戰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不聽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葦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傅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

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有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

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甯尙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信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趙~~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不誅成安君名聞

海內威震諸侯然而累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將軍聽~~趙~~勸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信曰善於是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

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四年史記繫月而無漢

王出成皋東班書省東字按成皋渡河不當云東或足上為句渡河獨與滕公

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

韓信未起即其卧内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

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

趙地拜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

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曰

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甯有詔止將軍乎

何以得毋行也信然其計遂渡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

田廣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

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

與信戰未合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齊楚自居其

地兵易散敗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

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

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

人易與耳遂戰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

盛涉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

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

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廣

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

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信曰漢王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勝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尙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與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

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
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信信曰先生
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
於決斷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
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
貴乃不可言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
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還燦至風
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
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
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

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
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
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臯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
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
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
固不能息天下之旤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
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
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
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
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

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廩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泚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廩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而功

七
卷十八

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畧足下涉西河虜魏王
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
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
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
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
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
危之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
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
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
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儻石之

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
豪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知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
事之旤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
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
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
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
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
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漢王之困固陵用張
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
王軍漢五年正月

班不繫年
月從馬

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

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

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袴下者

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甯不

能殺之耶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

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高祖班書稱漢

此時天下已定前已書高祖怨昧聞其在楚召楚捕昧

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

信反高帝以陳平計發使告諸侯會陳將游雲夢實欲

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史記此下有反字

以惡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

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自剄信持其首謁於陳高

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免死良狗亨

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

常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

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

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

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

曰於公何如曰臣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而益善何

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

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漢十一年

信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吕后吕后與蕭相國謀

給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之計史記不用

上有悔字班書削之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

信三族馬班二史皆有陳豨辭信挈手仰天事此自舍

而削也班史步於庭下增多數而二字固生二百年後

又何從知之明為想像增飾矣一陳豨也傳以為鉅鹿

守表以為趙相班以為代相一豨之反也本傳以為十

一年豨傳以為十年班以為十年此之不定而避人耳

語歷歷如繪不足信決矣削之

枚乘字叔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

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

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

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

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

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

懸無極之高下乘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

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

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閒不容髮能聽

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繫卵難於上天

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傲無

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而

欲乘繫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倉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廼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

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葉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卽位御史大夫鼂錯爲漢定制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爲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

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徠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劔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

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圜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尙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饜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

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
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
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
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
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爲
宏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
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詞賦乘尤高孝
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卽付乘年老
迺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迺
得其孽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爲小妻乘之

東歸也臯母不肯隨乘怒分臯數千錢畱與母居年十
七上書梁共王得召爲郎三年爲王使與冗從爭見讒
惡遇罪家室沒入臯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
乘之子武帝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臯因賦殿中詔使
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使匈奴臯不通經術詠笑類俳
倡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媠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
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九迺得皇
子羣臣喜故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謀
祝受詔所爲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臯奏
賦以戒終臯爲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

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蹙鞠刻鏤帝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臯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嬉東方朔又自詆嬉其文骯骯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閒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尙數十篇

吳

步隲字子山秦漢之際有爲將軍者以功封淮陰侯

是漢有兩淮陰侯也隲其後也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

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靡不貫覽性寬雅沈深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隲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方在內卧駐之移時旌欲去隲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強也今舍去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隲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隲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殺膳重香以小盤飯與隲旌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隲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怨隲曰何能忍此隲曰貧賤以貧賤遇之宜也何恥爲孫權爲討虜將軍召隲爲主記除海鹽長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權爲

徐州牧以隲爲治中從事舉茂才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隲誘與相見因斬狗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隲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隲隲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逆命隲上益陽備旣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隲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滬口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冀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隲於是條上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旣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擊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

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尙有僭逆之醜誠孽英雄拔
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後中
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隲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撻
挾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
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躋地誰不戰慄昔之獄
官惟賢是任故皋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
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與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
輕忽人命歸咎於上爲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爲虧
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
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

隲黨神明受罪何限又曰天子父母天地故宮室百官
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
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
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
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
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
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
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
夜兢兢寢食不甯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
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

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姦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辦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爲民害愚以爲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隲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赤烏九年代陸遜爲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隲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爲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召爲繞帳督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於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爲任晉以闡爲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領交州牧封宜都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給事中宣威將軍封都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孫皓使陸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斬闡等步

氏泯滅惟璿紹祀

此傳兼采裴注

隋

張齋字文懿自云清河人也家於淮陰

案今縣在隋未有清河之稱其

為北清河無疑也清河本張氏郡望故齋自稱之舊志亦知此誤乃改為淮之清口人以清河舊為泗州之清河口地而牽就之不思清口淮陰對岸十里上云清口人下云家淮陰未免瑣晰矣山陽志遺以為淮陰流寓要之承南北剖判之後歸於土斷今入人物云好讀兵書尤便刀楯周世鄉人

郭子翼密引陳寇齋父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齋贊成其謀竟以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高祖作相授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壽春也恆為閒謀平陳之役頗有功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

子邑八百戶賜物二千五百段粟二千五百石歲餘率

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朝拜

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坐而宴之謂齋曰卿可為朕兒朕

為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匹綠沈甲

獸文具裝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惠吳世華於會

稽臨海進位上大將軍賜奴婢六十口縑綵三百匹歷

撫顯齊三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為行軍總管

從漢王諒征遼東諸軍多物故齋眾獨全高祖善之賜

物二百五十段仁壽中遷潭州總管在職三年卒有子

孝廉

五代

劉金洪澤人也唐光啟中江淮兵亂從鄉酋李章保曲谿章死金代有其眾楊行密營廣陵金盡以其眾附破秦彥金有力焉文德初從攻趙鏗於陵陽明年金度鏗必遁思以計禽之因偽與鏗通好約為外應鏗大以金帛為遺復夜迎金入卧內許妻以女金歸營慮鏗兵盛出不能制乃遣人臨城大譟云劉郎不能與爾為女婿也鏗聞之沮喪果宵遁大順中孫儒寇宛陵行密遣金拒之屢破儒軍以功授滁州刺史行密破鍾離移濠州刺史未幾遷團練使天祐二年卒子仁規嗣仁規娶行

密女渥襲位遷過口兩城使貞乾初授清淮軍節度使

子崇俊字德修

十國春秋作楚州山陽人說見後

劉氏世典濠州崇俊

繼之人懷其惠

十國春秋有盡反仁規之政語亦不言仁規在州事今削之

居數年

頗放恣往往過淮剽掠獲美女良馬以自奉唐主升濠州為定遠軍拜崇俊節度使以其子節尚太甯公主會壽州姚景死崇俊厚贈權貴求兼領壽州唐主陽若不解命移鎮壽州而遣楚州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悔失計稍自斂抑未幾卒年四十贈太尉諡曰威

劉仁贍字守惠金季子也

按諸史多稱仁贍為彭城人或曰楚州山陽人惟陸游南

唐書稱淮陰洪澤人考彭城本劉氏郡望凡劉氏皆得稱之至淮陰山陽兩地接壤分合不一史各就所見書之耳又陳寔唐餘紀聞亦稱仁贍爲淮陰洪澤人寔嘗謫判六安與仁贍所守之壽州鄰近去洪澤不遠訪求必眞也仁贍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略通兵家言事烈祖爲左監門衛將軍黃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元宗時拜武昌軍節度使平楚之役仁贍以舟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周人有南侵之謀徒仁贍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先是每歲淮水淺涸分兵屯守名曰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爲境上幸無事糜餉無益悉罷之仁贍力爭不可未及報而周師猝至州人大恐仁贍部分守禦有若平常周將李穀自壽春退守正陽浮橋神武統軍劉彥貞以爲敵怯麾兵亟進仁贍止之不聽彥貞遂敗而仁贍按兵城守獨全周世宗旣至壽州則圍之數重徵丁夫數十萬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並進填塹陷壁晝夜不少息鼓角震牆屋當是時唐援兵屢敗仁贍意氣彌壯周人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編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仍決其水砮入於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於四月不能下世宗大怒親坐胡牀至城下督攻愈急仁贍引弓射世宗矢至牀數尺輒墮世宗命移牀進前矢至數尺復剽去投弓而呼曰天果不欲佑唐耶世宗遣中使諭曰亟知卿忠義士

民何罪又親臨城招之仁贍不答而歲會大暑霖雨積旬淮淝暴漲周營寨水深數尺礮舟竹龍漂著南岸爲南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於濠梁以李重進爲廬壽都招討使唐亦遣元帥齊王景達列砦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重進與其副張永德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仁贍由是憤惋成疾時保大十四年也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南兵大敗諸將許文稹邊鎬楊守忠相繼見禽自廣陵以北列城十數望風降潰唐君臣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地輸貢賦於周以求息兵仁贍不下世宗使唐所遣使者至

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夜謀與諸將出降

通鑑

夜渡淮北爲小校所執

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

救之不得走求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泣曰崇諫吾幼子吾豈有所不念哉願貸其死則劉氏爲不忠之門竟斬之士卒無不人人感泣三月甲辰周人耀兵於城北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歎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使入城養疾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前代無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是日遂卒年五十八薛氏亦不食五日而死仁贍卒時

晝晦雨沙如霧州人巷哭偏裨以及士卒到以狗者且
數十人世宗遣使弔祭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為
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
克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旌仁瞻也唐主聞仁瞻
卒哭之慟亦贈太師中書令諡曰忠肅加封衛王夜夢
仁瞻拜階下而去後主立進封越王開寶時仁瞻子崇
諒為進奉使宋太祖嘉其忠臣之後特命為都官郎中
後百餘年政和時列仁瞻於祀典世世廟食不絕此傳兼采
南唐書五代史
通鑑十國春秋
宋

張耒字文潛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耒幼穎異年十七作
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蘇
軾游弱冠第進士歷臨淮主簿壽安尉咸平縣丞入為
太學錄范純仁以館閣薦試累遷著作郎史館檢討居
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
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
復州徽宗立起通判黃州知兗州召為太常少卿甫數
月出知潁汝二州崇甯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
初耒在潁聞蘇軾訃為舉哀行服言者以為言遂貶房
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耒儀觀甚偉有

雄才筆力絕健於騷詞尤長時二蘇及黃庭堅鼂補之輩相繼歿惟耒獨存士人就學者眾分日載酒殺飲食之家貧郡守翟汝文欲為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脩撰三子

秬秸和皆成進士

按耒主管明道宮當在徙宣州之後史文小誤

繆朝宗初以環衛官知梅州有意氣從文天祥於平江天祥歸福安朝宗自婺聞道以從精練幹實孜孜奉公軍府器械悉出其手空坑之敗自經於山間

龔開字聖子少與陸秀夫同居廣陵幕府景定中為兩淮制置司監當官宋亡隱居吳中多往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問候日至坐無几席惟以畫自給嘗令兒浚蒲伏榻上就背按紙作唐馬圖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之去藉是不飢然竟無所求於人而死開為人疏髯秀眉儀觀甚偉嘗作文陸二丞相傳人以爲司馬遷班固復出陳壽以下莫及云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卷十九

人物二

元

葉公政字克明行宣政院都事季實之子翰林直學士

蟾心從子也至正十四年以浙西幕吏奉伯顏山陽志遺作卜

顏按元有兩伯顏無卜顏疑誤改之平章檄轉餉於鄂時丹陽富民束子

章先與是役會飲於蘄相善也子章兄事公政子章赴

沔以貲屬公政去二月子章之友朱君讓率其奴來言

曰子章入蓮臺湖遇賊死矣昔寄囊中有某物在閒欲

啟囊而請之公政曰君寓物子章未嘗語我子章死義

必質諸其家君讓銜之去明年公政畢事還至丹陽驛
門要束朱二家父子啟緘得鈔二百五十緡黃金二百
五十兩白金三百兩珠八千枚衣帛有差歸之束氏餘
物有朱題封歸之朱氏二家具酒饌爲謝辭之公政幼
知讀書嘗從平章克池諸縣破蘭溪賊徐真一平蘄水
寨司輜重平章凡七薦不報

湯福新字壽之其先河南人家於縣之漁溝居積甚富
至正閒出私財築隄四十里以障淮水又以僉憲李羅
檄濬邗溝通漕運代桃源民輸海運米五千石開漣流

二河今所謂湯家礪者也

府志在流
陽境少異

天厯中兩淮大饑

糴米振粥多所全活病革召諸子告以清河桃源安東
沈陽四縣學舍之未立者福新歿皆奉行之子通遵暹
通官中書省宣事遵字伯欽太常禮儀院都事張士誠
起兵高郵丞相脫脫南征軍餉不繼遵館大軍三日凡
數十萬人事聞擢利用監丞遷知海甯州事暹字伯啟
官沂州兵馬指揮紅巾軍圍淮安中外隔絕者二年暹
帥義兵殺賊掘地開河運米三萬以餉官軍褚不華以
聞順帝遣使賜龍衣璽書褒美遷屯田判官兵馬指揮
如故後被誣逮繫詔獄時天久旱御史買住言於朝赦
湯暹天乃雨暹旣得釋朝章交薦累除淮安總管不就

按淮郡文獻志遵爲觀音奴所誣下獄值歲旱御史買住奏釋之雨隨降遷淮安路總管不就遲率義兵殺賊運米三萬石以濟軍詔賜龍衣御酒至正十七年爲觀音奴所害與此互有差異而其後明有

王仲英當歲大饑振粟數百石亦福新之亞云

按桃源志亦載

三湯事謂爲赤鯉湖人

明

王衍字伯蕃以楷書入監爲人有威嚴豪髮不苟以此知名擢監察御史永樂閒交趾不附帝命征之選臺臣可寄節鉞者加衍都察院交趾道御史衍至諭以朝廷威德交人感泣納貢如初

湯子厚洪武中以懷才抱德徵授陽朔令清慎端方遠

人畏服嘗修公廨掘地得金數十斤役人以獻叱去不

顧

王德芳亦洪武中徵也知武昌府愛民守法宣宗時課最入覲極言軍民利弊帝爲嘉納特錫宸翰以寵異之卒於官子圭廕都察院司務遷工部都水司員外郎以盡職稱其時又有王通以父悅工部郎中廕爲鴻臚寺序班孤介自守人不敢干以私歿於京邸囊無餘金通與圭皆廕子之賢者克負荷云

石渠字翰卿清江浦人

據府志

成化二年進士授刑部主

事遷員外郎歷官山東按察使僉事分巡遼海東甯道

按究官吏撫恤軍民邊境肅然其威信比王衍雖老吏
進呈文案惴惴莫敢仰視十九年山東大饑奉巡撫都
御史檄糴穀江南渡揚子風浪大作舟幾覆人皆號泣
渠神色不變徐焚香祝曰此行爲數百萬民命渠何足
惜言未既風浪頓息遷本司按察使審覈重囚日有平
反會將入朝當事欲齟齬之拂衣歸晚自號天全恂恂
鄉里閒人無有知其宦達者年七十一卒

楊清字廉夫宏治中進士由戶部員外郎歷官浙江布
政司參議性純潔棄官鄉居與馬滄王豸友善滄本姓
汪氏字本厚九歲能文長而力學以名義自重專振人

急難吳寬爲相以舊德邀之滄不往正德初貢入監歷
官趙州同知平定蠻洞南人服其明威致仕而歸行李
蕭然豸字東臯幼有異敏博涉羣書礪落不苟合結茅
東園古櫟下年八十餘惟與楊少參馬趙州風雪無虛
日也楊疾革遺書永訣豸曰人之死生晝夜相代咄咄
楊生猶未了此乎引紙答詩亦與之訣卒年八十三豸
有子立字三洲弱冠有盛名楊清每以遠大期之性好
詞翰或閉戶吟誦出則登眺游諷數日不歸翛然有遺
世之意年八十二卒先期自爲像贊挽歌爲戒子孫喪
葬從古弟彥字士夫幼知孝愛方數歲值父暑日醉寢

彥侍左右扇之不去久或呼之飯彥曰候父醒一日侍父櫛見白髮淒然淚下與兄立友讓食必同席自少至老皆然同時又有蘇霑爲文奇卓而風桀融暢人多樂就之霑嘗舉京兆任處州學官

段泰字世亨成化中以舉人知壽光縣忤中官劉瑾謫邊衛瑾敗遷瑞州府通判宸濠反抗節不從

丁士美字邦彥祖鳳嘗於路拾遺金同行者欲得之鳳正色曰奈何以人之失檢而利其有乎守之月餘卒歸之士美生而沈厚有量淹貫經史嘉靖三十八年試進士第一其策略曰陛下敬天之心雖至而諸臣不能精

白以承休陛下勤民之心雖殷而諸臣不能忠純以仰副其在朝廷輦轂固必有竭忠秉義之臣矣而違上所命誣上行私未必其盡無也其在百司庶府固必有効忠宣力之臣矣而靜言庸違違道干譽未必其盡無也其在內臺司諫固必有匡救啟沃之臣矣而阿意順旨容悅面從未必其盡無也其在藩臬守令固必有旬宣惠和之臣矣而尸素養望苟且塞責未必其盡無也其在軍門督府固必有忠勇致身之臣矣而懦怯僨事坐損國威未必其盡無也甚哉陛下以天之心爲心而諸臣不能以陛下之心爲心也又曰用人有道務乎聰明

之實而已矣精其課嚴其選久其任而已矣理財有道
理其所以耗吾財者而已矣去三浮汰三盈審三計而
已矣是故官浮於冗員也祿浮於冗食也用浮於冗費
也此之謂三浮賞盈於太濫也俗盈於太侈也利益於
太趨也此之謂三盈有不終歲之計下也有數歲之計
中也有萬世之計上也此之謂三計然此其方也所以
求端用力之地臣請探本言之孔子曰爲政在人取人
以身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本立則末治上行則下
效聖神功化之極長治久安之方要在本原之地加之
意而已是時帝方專任嚴嵩海內耗竭士美對頗切至

士論稱之士美既通籍而十載不遷先是浙人趙祖鵬
者官翰林有女爲緹帥陸炳繼室倚炳勢富貴擅一時
祖鵬幼女甫笄才而豔士美喪偶祖鵬欲妻之拒不可
時會元蔡茂春慕趙勢委禽爲贅壻一時清議沸然薄
蔡而推士美未幾炳死祖鵬被謫家頓落蔡亦困躓焉
士美既在經筵進講正言格論反復開導帝亦容納管
國子監掌翰林院事由太常卿累進吏部左侍郎會當
枚卜已列名以外艱歸卒於家贈禮部尙書諡文恪賜
祭葬弟士良由諸生爲郴州吏目游攝州事旋卽真有
惠政歿官之後郴人泣送百里外其後有諸孫曰賓畱

心六書性好游聞靈璧產奇石斥橐中金易之璫裹車載徒步以從嘗至楚觀响嘯碑登回雁峯入蜀登峨眉所過關隘形勝名蹟遺文一一訪識嘗謂六書傳疑千載未有定解取許氏說文本義正譌諸書分合點校又憾石鼓爲不全之文行二千里求籀文真刻並古文苑馬氏繹史釐補而手錄之一如鼓式太原閻修齡云

夏思曾字誠之性倜儻通經達務不喜文飾少與人交交則傾心投分終身無欺語萬厯中以選貢爲開封府通判盜息民和厯攝臨潁及鄭禹許三州民爭於界上遷知乾州思曾以秦地苦寒懷思東歸旣具牒不待報

而行乾人攀轅追送有至數百里者思曾旣歸讀書賭碁自娛不交人事年七十三卒其後有汪若干字平水官樂會令性恬靖任事三年琴鶴而已及解歸縱情詩書好畫松因改名曰龍海內傳汪龍松也

張四維字蓄山齋之裔孫也萬厯初由明經授歸德府訓導東光縣教諭初爲諸生時風裁瓌傑隱然爲一邑之望督學御史至升堂進講闡發天人性命之旨詞理旣洽音旨和暢御史竦聽拱手贊歎久之於時四維之名不在丁士美下嘉靖中試於鄉以房考官與主試齟齬置副榜而士美後以廷對第一人躋厯清顯名滿天

下矣四維遂絕意進取著蓄山集傳於家嘉靖時修邑志四維與焉年八十卒

吳璜字元錫幼敏悟博涉羣書已乃究心濂洛之學嘗曰人參三才惟此心耳故自號心融萬歷中以鄉貢廷試第一授涇縣訓導是時清河以分黃鑿河河成地廢而賦不除璜草疏千餘言同義民薛瓚詣闕上之得豁遷兗州教授年九十五猶能舉燭細書或曰璜臨終時夢左元放來訪無疾卒子居廣以善書稱書楷酷似黃庭以療疾卒人多惜之

吳從衆字心謙璜弟也

咸豐志作宗人誤

邑諸生爲人嚴正而

至性誠篤萬歷二十九年從衆家火火四起失母所在從衆號哭冒烟燄入寢所負母於背行且仆至再三力頓疲枝梧卒出燄中從衆大困次日且死猶力呼曰吾母無恙乎家人曰無恙從衆遂絕踰日母亦死然母尙有完軀從衆糜爛矣知縣關香上其事旌之曰焚驅孝士

卞孝子不知其名世居河口性至孝嘗割股活母人皆曰卞孝子云孝子老矣家貧值兄誕日謀所以爲壽者不獲早起見網魚者舉網而祝曰求一魚爲壽一舉得鯉喜而獻兄兄亦喜遂與孝子放諸河而歸時又有王

僕楊名世僕字汝翼其先固始人元末有爲清河令者家焉僕貌樸野神明內蘊初以明經分教澠池奔母喪哀毀幾絕後爲濟甯州訓導名世字賓實以孝聞父病侍湯藥倦則假寐醒不離側天啟二年旌其門後又有張士龍崇禎七年以孝旌

周世榮字心虛讀書略章句言笑不苟人稱爲周夫子崇禎初以鄉貢任長壽縣丞尋攝邑事雪冤平訟民服其明有暮夜餽金者世榮歎曰吾因母以求祿此物何爲至於我叱之去遷思恩府經歷以地多瘴不能奉母遂告歸時又有何其忠爲德清主簿廉正有聲以疾歸

邑人鑄方鑑送之以况其清

見咸豐志吏階下

自餘盛德之士

有楊茂林萬燦萬斯年何其安仲汝孝賈世芳劉堯輔茂林字春寰萬歷閒副貢醇敏嗜學從游者至館舍不能容老居於鄉人多化之行不動塵目不忤視學者比之王彥方燦字南渠有隱德煮粥散絮以活窮乏貧喪道葶皆周救之嘗有偷兒入室盜布二端家人執之燦曰我貸之布累舉鄉飲賓年八十九卒斯年字天祐有惡少年詈其門者鄉人共忿斯年閉門若弗聞仕順德府教授年老歸巡按張懋爵造門存問有加禮其安性友愛弟貧不自給以已產五百畝與之有建平儒生久

客不歸其安為之娶生一子數年生與妻繼歿以禮殯
 葬之時節墓祭竟其安之身汝孝字純吾雅性寬大鄉
 黨稱為有道文章卓雅邑中碑記多出其手仕鳳陽教
 授歸膺鄉飲賓自邑大夫以下皆曰惟先生稱是禮也
 世芳字培元嘗以遺產讓兩弟為義塾教里中子弟而
 不取其脩乾隆志曰世芳贖膝美於杖下堯輔力學奉
 救董舉於水中事多缺佚矣
 孀母兄弟貧者割產與之居鄉恂恂無厲色急言天啟
 中以選貢任永川縣丞遷敘州經歷歸與鄉飲賓者十
 五年又有劉堯任修行路給義漿舉鄉飲賓王佑王府教授皆素風長者
 顧行事不少概見云

周文煒字存白賦性剛直自為諸生時遇公事輒發憤

侃侃無所浮湛崇禎中流寇陷西安文煒守商州府志作州

同與商雒兵備道黃公嬰城距守以忠義激眾眾皆歛

獻用命已而力竭援絕城陷文煒被執賊以美官誘之

不從且罵更繫文煒幼子元生至纍然書生也當城破

時左右趨元生避去不聽其僕牽之亦不聽至是賊夾

刃脇之因以脇文煒文煒益怒不從復大罵賊斷文煒

舌猶張目噴血喉中作罵聲賊燒鐵納吭中然後磔之

元生且哭且罵不絕口同時被害時崇禎十六年十月

十五日也賊去商州人葬文煒及元生於城北康熙三

年祀名宦雍正五年文煒曾孫請建忠孝專祠

文煒諡曰忠烈

春秋饗祀著爲令而文煒弟文煥當兄殉難後奉母馬氏益謹出必告反必面終身如一日文煒子存者廣生遂生廣生字載熙邑增生慟父及弟之死日夜哀號未及周歲而卒遂生字庶康入本朝官天長學博能其官

汪之光字白生父道徵好集書以麥一舟易書千卷每授諸子焚香啟櫝邑中子弟漸其風焉以司馬公法教於家立文社置義田七子皆成名舉鄉飲賓卒之光爲人和易有智數崇禎八年以拔貢授澄邁令時海外黎

亂破臨定諸城刼殺長吏勢如燎原之光以澄邁城小寡聚不足守卽守賊必略墟市而民爲之虜不如攻之率鄉兵夜中擊賊生禽十數人軍門知其能檄之光相機剿撫得便宜行事之光乃設盟長盟兵連諸墟爲聲援是時旁縣皆破惟澄邁獨全攝臨定及儋之光悉立盟兵相犄角賊犯儋之光追殺禽其酋馬鐙筋等縱之歸尙鐙筋恃險復叛之光密以降人爲鄉導疾趨入尙賊大駭伏罪仍解其縛令招其黨撫之事遂定以大吏會薦累遷分守嶺西海北南道右參政以病解職順治七年王師開黎之光爲招撫諸酋長悉詣軍門降括

發累年所虜郡縣男女生口千餘人縱之還家皆歡呼而去以母老乞病母尋卒扶柩歸至韶嘔血數升而死之光有弟六人皆知名其著者之章之藻之恆之琮當之光奉母海南父道徵家居南北阻絕人言歧亂適本朝大兵南征之恆願隨軍尋母道徵以時方喪亂之恆又稚弱且新娶不可之恆泣下曰不獲見母何以生爲許之裁一諾卽令家人具裝刻日就道在軍中風雨饑渴百苦備嘗凡三年渡海見母當世稱其篤行錄前勞授鄰水令越二年母卒水漿不入口哭輒嘔血與兄之光扶柩跋涉山嶺徒步導行積勞過嶺而卒之恆之隨大軍去也久不得問兄之章獨身携一僕走五千里比至而母歿已踰年兄弟又繼歿三喪旅殯家口四十餘人之章垂橐經營再易寒暑扶喪反葬鬚髮皓然之章字木夫爲人疏爽不周旋世法有文名以年貢爲靈璧校官之藻字薦宮邑廩生博涉經史康熙中舊志皆出其手士論推以方雅之琮字理璜研究性命不言而躬行皆無隕厥聲云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卷二十

人物三

國朝

王之藩字振元父用時與人不苟合飲酒終日不亂人皆嚴敬之卒官天長教諭之藩材氣豁蕩好讀書旁及天官地理河圖遁甲通其大意順治初授通山令數月民歌誦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故明遺胄以及四方梟桀不逞託名義而起者往往相望於是蔓延至通山之藩憑城守禦城陷將自殺左右衛止之乃繫其母及家人數十口脇之降之藩詞色不撓眾壯之以見於主帥主

帥歎曰好男子何患不富貴之藩厲聲曰我知忠義不知富貴且爾不自稱義兵乎已託忠義之名而教人以背君棄親爲不忠不孝之人不如死衆知不可奪幽之數日之藩得其馬逃歸軍門聞於朝其後事志失載不可得而詳云

湯調鼎字右君父日升邑名諸生也調鼎幼負奇氣文采燁然明末舉於鄉順治初以進士知澧州二年歸絕口不言仕進道韻真素人以爲神仙中人初調鼎受知於路文貞公振飛時明室喪亂天下土崩瓦解而江淮宴如寇欲南略振飛督漕淮上練集義勇防河軍門至

清江浦調鼎率諸生統義勇二萬餘人耀兵於河上先是士大夫猶以戎服爲恥及見軍門至而調鼎諸人皆弓刀結束始各釋儒衣大矜短後袂首人人鼓勇軍門大閱手觴賞賚三日乃畢自甲申三月至於五月寇盜不敢南下路公與調鼎力也及南都擁立振飛被謫明年而江南亡又二年調鼎始成進士去次子濩字昭聖順治中進士仕至晉州知州

吳一清字太一清江浦人順治初舉於鄉天才曠逸讀書過目不忘晚得瞶疾未仕而卒閻若璩常從之游一日問若璩曰五福無貴知其說乎對曰未也一清曰福

乃人生受享之物古者有一命卽有一命之責寒者與衣飢者與食不獲其所者與安終身處乎憂患之域其在位如肩其去位如釋豈若後世之貴以位爲恣睢乎一清嘗撰次古文百篇以授若璩能傳其學云

張昭清江浦人父致中字性符崇禎中拔貢生復社初興率同里白受藻方能權諸子應之家故貧而所藏鼎盃碑版文甚富精小學正體審音著書十餘種晚以經明行修舉未之官卒學者私謚爲恭孝先生昭字力臣通經博古世其家學入 本朝棄諸生服專心六書之學尤嗜金石文字躬歷焦山水滌仰臥沙石手拓瘞鶴

銘增多前人十餘字入秦謁昭陵徧拓陪葬諸王公墓碑及六馬圖贊過濟甯州手拓孔子廟五漢碑皆加辨論根據詳洽人以爲董彥遠黃伯思不過也與崑山顧炎武友善取鬻產之值爲刻廣韻及音學五書手加校讐炎武自序五書後云予纂輯此書三十餘年刊削數四又得力臣爲攷說文采玉篇倣字樣酌時宜而手書之二子叶箕叶貞分書小字鳩工淮上不遠數千里累書往復必歸於是又與潘耒書著述家最不利以未定之書傳之於人近日力臣來札五書改正一二百處又嘗歎曰篤信好古專精六書吾不如張力臣其畏服如

此五書版刻存淮上李相國光地以五百金購去晚歲
徧游五嶽皆爲之圖書畫皆名家後嗣衰微其符山堂
藏書多歸於何焯云弨兄弧弟毅皆知名從子育徽詩
賦敏妙 聖祖南巡召試行在後官宜陽令

山陽縣志
官中部知

何瀾字海若豪爽有略幼讀書習科舉快不快讀孫
子兵法大喜之遂精騎射順治中以武科進士起家授
浦城守備海寇爲亂調防同安時沿海諸城戒嚴瀾在
危置中身不解甲者三月民賴以安嘗巡視大輪山羣
峯環錯奇詭萬狀乃設伏爲疑兵外示靜鎮寇不敢犯

偏裨中推爲名將在同安二年以勞致疾卒於官從子
可及字岸先邑諸生先是瀾官浦城時隸故提督馬侯
戲下侯歿於王事嗣侯傳檄四方募其父時故諸將子
弟共滅賊可及走軍前累見擢用選銳直前連戰皆捷
康熙中授潮州揭陽鎮守備可及在潮州凡數年靖餘
寇安反側未幾卒子二述言述字行與邑諸生讀書不
務進取好吟詠言字行生郡諸生侍可及於嶺南父卒
幾毀奉母以孝聞旣歸立行義於鄉振貧焚券不以告
人時稱長者

王文福字慶輔知書有將略嘗以守備從征浙閩解漳

州興化之圍總制李之芳尤器之時有故僞揚烈將軍程鳳妻王玉貞者握重兵統據諸要害爲患攻之莫能下文福單騎往撫陳說 朝廷威德玉貞感泣率全旅歸誠東南屏息功最累遷嘉興營副總兵在鎮數十年大小五十餘戰未嘗剴衄其威望尤在二何將軍之右年六十一卒於官封驍騎將軍子鳳翮太學生兄弟析居止取圖書數卷不問田舍嘗有戚某病危密畀萬金以孤幼爲託鳳翮撫之成立舉而歸之封識宛然

陳伯壘字子韶父世美邑明經以謹厚見稱於時伯壘生而慧美風儀可觀順治初以拔貢起家長治令是時章皇帝以英年開太平尤畱心吏治引見伯壘於

乾清宮

諭以潔已愛民爲務長治大邑民富而涓伯

壘治之以靜與吏民相安無復明季之煩擾矣長治民皆愛之會以疾告不許每力疾視事歎曰不能朝攷職夕序業與民相親是尸位也力請而歸弟伯堅字子貞童時卽有利人之志康熙初以明經入對授布政司理問不就先是邑中里差爲累積十年無敢發者伯堅歷牒諸大吏必得請而後已 王師道清口需夫萬計邑不能辦吏民皆恐伯堅傾家助募其他脫逋戶解枉訟助昏葬贍窮旅拯覆溺終無德色老而益恭子一鉞鉞

光緒丙子清江縣志 卷二十一 五
鉞字公鼎值歲大稔糶米振饑一如伯堅所爲邑令喻
之暹絀誤病卒親紀其喪喪得歸鉞字公鼐以孝友聞
鉞一子仁灝鉞嘗以牽連抵罪仁灝願以身代不許則
常寢於外曰父居危苦敢逸樂耶仁灝早卒鉞繼歿孤
孫未成立鉞撫育倍至焉

吳鉅字任斯璜之孫居廣之子也讀書一過輒了了下
筆不休當明之季世江右章世純一見其文深相款結
時毘陵孫文介公慎行倡明絕學與語大器之延館止
躬齋中講論心易家近市足不越戶限康熙中以恩貢
例授州同知改教職更號遯庵一作約庵以見志里有爭者

未嘗不恥過其門焉年七十三卒子湛泓瀚湛字醴泉
肄業太學見知於大司成王士正湛應鄉試者二十有
二年九十五乃卒泓字德源游 京師受業於張相國
玉書與劉巖汪份友善自大宗伯許汝霖少司空彭會
淇以下爭敬禮之以教習期滿授知縣方治裝入都
而卒瀚字碧海諸兄皆貢 京師瀚獨力行義卹於鄉
里所居漁溝鎮地下瘠貧子弟失學瀚請於邑令管鉅
創義塾置膏火今所謂臨川書院者也族屬旣繁死亡
丁糧累及見戶瀚置宗田三百畝輸納以紓眾困瀚文
譽不及父兄而德器甚茂疾篤時里中有祈以身代者

沈卒自來集於門爲之守望聞其卒也號泣同聲子擎
柱字鰲六附貢生幼失怙撫諸弟成立同居百口無閒
言弟擎楹字季閑增貢生負文章名數十年性剛而不
盭於俗兄弟皆好施與周恤如瀚時焉擎楹疾革遺言
無信浮屠設齋醮不及其他鉅宗人鏹邑庠生遇事慨
慷不侵然諾子洵力學工爲文洵從弟涇先後貢成均
洵之歿也以孤子託涇始終教之成立涇選邳州學正
未之官卒

陸騰駿字馭之沈毅有智略出於孤貧而氣自英舉順
治初以貢士授懷柔令攝密雲廉幹而威時 國家新

定中原而懷密皆畿輔赤緊騰駿下車清豪右侵占民
田斷久繫疑獄代完密雲逋穀千三百石豁重編四百
六十餘丁吏聲大振遷西城兵馬指揮二年擢戶部河
南司主事監鑄督關慨然有曼容之願长假歸築室西
園優游以終子坦攷授縣丞以孝義著稱尤工爲文文
甚富又有陸閔中者攷授訓導加授縣丞晚倦仕進隱
於西園處豐能儉望而知爲有道者焉

張鴻圖字會公康熙中由教習授臨潁令性廉明不爲
勢利所屈於時西方用兵徵調孔急鴻圖不乏軍興而
里不知擾後乞休民畱之不得則立生祠以祀之同時

又有譚述楊穆述字彭若才調流贍以諸生入對取
第一人授內廷教習攷滿任侯官令以憂歸再起知
臨城在二境皆以清勤流聲穆字西牧以中書通判歸
德才氣過人治水聽訟聲績甚著善爲詩與孫執升友
善其後有榮澤丞陸命新亦以才略稱

丁象咸字志諧康熙初官蕪湖教諭學邃行優尤熟於
涑水司馬氏之學問以古人世系爵里應答如流莫能
窮之子兆遠字知非世其家學爲來安訓導有聲乾隆
初修府志兆遠編葺之功爲多弟恕字勿齋亦以孝友
稱自餘爲校官者有周康晉周謨汪元運力克銳康晉

字錫三蕪湖訓導也爲人嚴毅勤考課與其地之大吏
情好往來而不干以私謨字公著寶應訓導不苟言笑
或以修飾殿宇爲名懷百金投之謨怒曰此吾所不屑
而聖人願之乎去不顧元運字應五官荆溪訓導嚴立
課程抑遏奔競有新進懷金夜謁元運笑曰子乃污我
將歸念學宮圯謀新之而病尋篤扶牀告妻子質衣物
以竟其事卒之日士哭於庭民歎於市祀之尊經閣上
克銳字利犀江浦教諭性疎懶厭人事而課士甚勤以
憂歸卒

劉斌字璞生少有盛名順治十年以選貢於朝際

國初需才同輩王之藩陳伯璵陸騰駿皆以貴顯矣斌獨以親老不赴父嘗病篤斌願以身代而病果痊家素饒裕振貧焚券無歲無之晚年屢檄不起家事謝之諸子飭勿復關白與遺民耆舊出游遇佳風景或竟日忘歸年六十九卒子震坤震字繹純官建平教諭好興作供祭器設樂舞清學田嘗曰古人隨地建功吾敢以學官爲卑冷哉坤字繹麟廩貢生性軒爽任俠絕意仕進往來西泠泛舟賦詠一時名士多折節盡禮爲詩力追沈宋所著甚多皆行世子晉邑諸生以孝聞其趨人之急有祖父之風

湯日進性至孝童時曾割股及肝以活母已而大困其師廉知之爲請旌於學使者順治中以歲貢官泰州學正時以至孝稱者復有王孝劉永欽孝父國幹與弟國勳同居孝之事國勳如父於是孝年十三歲矣國勳病劇孝侍左右泣下割股肉而進病良已康熙七年知縣周世璉旌焉孝時尙未有名旣旌不可無名周侯曰名之以孝至今稱王孝云永欽庠生弱冠時父病危願以身代旣割股以進創裂殆絕復蘇而父亦愈

萬鎮庠生父病衣不解帶數月父歿哀毀骨立事慈母事必稟命而行年踰六十未嘗自擅也母喜施予曲意

光緒丙子清江縣志 卷二十一 九
承之及疾甚日夜號泣以奉母之不終易簣時猶呼母
不絕口人謂之死孝

漆純庠生事繼母如母繼母歿與弱弟友愛而其父老
矣有錮疾純扶掖左右妻歿遂不再娶而與父同宿者
三十有七年

王謹身字省庵庠生四歲失父奉母至孝母卒終身敝
衣蔬食有酒肉必祭祭且泣或母生辰及忌日拜哭終
日不忍食年八十如一日時復有張庶周誥萬一驤皆
以孝聞庶九歲失父擗踊長號或廢寢食事孀母曲得
其歡心誥庠生自童子時能先意承志父性嚴肅誥不

衣冠不見親歿飲食必祭儼如也尤篤於兄弟每食有
一人後至輒不食一驤庠生兄弟四人析產以腴相讓
而自取其瘠里人與兄構怨率眾毆之一驤往解弗獲
則以身代承傷焉不起者累月里人悔服一驤弗校也
又有汪元鼎者庠生遇弟難破家以身代執於官而無
怨言邑令管鉅憐而釋之延爲義學師

孫嘉玉康熙中舉武科頗涉經史輕財好施歲終徧訪
不足者助以粟帛歲荒代納里中丁糧以爲常子鉚立
義不欺然諾邑有公事必推孫氏父子鉚以是與當道
交尊酒而已鉚居母喪以毀聞兄弟分財讓而取惡鉚

嘗以歲貢攷授縣丞不樂往以母故也時邑有大事能任之者又有張心範周肇歧心範多造就邑中貧子弟肇歧修學宮興水利功居多又有俞魁煥魁煥弟星煥皆恂恂然卹讓君子也

汪元度以文學著稱其爲文不假思索並興而就尤長於詩自淮徐十七學之士未有先之者初邑令許眞吾以詩名嶺南旣下車尤愛元度之作以爲有晉人風元度歿時眞吾已去官比復至絮酒往弔求其詩裁得百餘篇讀而歎曰永嘉正始亦復去人何遠元度字晉裴康熙中歲貢生同時又有周訥廩生湯如漪歲貢生周

宜恩貢生訥天資高秀而恬靖和雅多內行如漪聰強富贍力學不倦後進多從之游從游至徧邑中矣宜尤攻苦潛心五十餘年三人者名相埒也又有范宗顏文學旣茂而至性孝友宗族無閒言宗顏亦歲貢生何漢字廣矣不拘繩墨聰慧絕人讀書日萬言爲文奇矯有氣累試不第漢自以其狂不可及晚益放蹟一時吳楚俊人無不投分定交所許者則終身一日年七十四將終以詩徧別友人言笑自若

沈樹本字孝先少清介遇事不苟同雍正初由教習歷攝雲夢穀城光化三縣事而在穀城最久樹本善治疑

獄穀城人使酒不相下暮歸殺諸塗急捕不獲役懼給一優人使之承獄具樹本姑頌繫而更令他役置酒召優酒酣而謂之曰何苦爲此優涕下謂我何敢殺人殺人時我在南漳李宅役給我謂終脫我言已大哭樹本逮李與質卒正其獄攝均州州有武當山宮觀池邇道士百許財力傾一州挾持長吏樹本下車皆來謁問北極何神對曰神甚靈異必多設醮祭不則束縛人樹本笑曰若然一錢神耳叱之退竟樹本在職莫不斂蹟尋絳誤去再起攝京山鍾祥鍾祥稱難治有何元者家巨富被枉殺人更數令三年無定讞株連多多至四十餘

人樹本一鞠得情四十餘人皆得申樹本再至楚而名益著大吏知其能歷知蒲圻潛山湘陰湘陰有訟山田者屬城守官懷金求直樹本僞受而屬勿言明日坐堂皇召賄金者曰若不聞漢楊太尉乎我故不及然奈何污我金在是左右皆大驚無不惴恐是時長沙屬邑有漕解費數千金革而未果諸令爭先取或告樹本奈何矯廉樹本笑曰此金不過愚子孫召災禍而已其後大府果上言諸令皆得罪人益高之樹本性狷急每至一縣輒大書堂壁愛民如子疾客若仇客以是多怨樹本樹本陽不爲意然喜獎士至分俸金助諸生貧者意所

不可託屬並絕卒以清介見抑於時年六十一解官歸卒於家

王永熙字映庚拔貢生由宗人府教習授香山令調龍川高要操行清介嘗曰未有官不廉而惠澤及人者高要古端州地硯材重天下時奉檄開坑有同官以千金估其羨弗應以事去官餘硯數匣而已晚居郡城布衣葛屨以書自娛工詩淘鍊精壯書近褚河南深自貴重學者稱爲小史先生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卷二十一

人物四

丁如玉字在衡士美之裔少貧日不再食而危坐誦詠與章守勳蒲忱以學相尙乾隆中舉於鄉知永豐縣事縣人王士俊者豪黷逮治之士俊賄白金巨萬不受逮益急士俊賄大吏檄再下悉具狀駁斥逮如故士俊走京師託鄉人以黃金二十斤爲如玉座主彭元瑞壽彭卻之曰丁如玉何如人而我以私干之士俊大窘乃故闕於邸以達於巡城御史某牽連入奏 廷遣大臣至江西按狀卒按如律先士俊所賄大吏反屬如玉爲

之地如玉曰吾不可以私請然落井下石亦不爲也臺灣亂臺檄運兵米三千石永豐立辦而吉水無米太守以私貸不可或以爲言如玉曰當官而行何畏之有再調玉山遷太原府同知玉山城圯檄新舊兩令計工新令計七萬如玉減半於是大吏劾新令畱舊令以是不得之太原亦用是陰牽繫之尋遷雷州府同知調澳門同知廣州天下膏腴地僚吏裘馬僕從都麗如玉爲人嚴重高顙大聲笑不改容每集公府敝輿浣衣從一老僕蹢蹢隨行人皆笑侮之至於疑獄巨案皆拱手故相推丁君丁君姘姘無所讓然事卒理人亦因是服之或

誣韶州民劉秉福爲盜如玉攝府事脫之自按察使以下護前必欲內秉福罪不可改枷杖又不可人皆笑曰丁君強吏也惠潮嘉道胡克家與有隙請於撫軍陸有仁將劾之布政使吳俊入見曰公初至卽劾一廉吏人謂公何攝肇慶府事未久而有陽江之變初陽江人仇大欽聚衆萬餘將入城爲亂謀泄先期起事於是制府已檄鎮將提兵三千往如玉立具狀止鎮將毋行而身駕小舟夜赴陽江至則集陽江子弟千餘人勉以大義音詞忼慷陽江子弟無不人人鼓奮不數日生禽大欽等二十餘人禽脅從百數十人不煩一兵不費一帑而

陽江平厯攝南雄韶惠三府平歸善賊陳亞本從勦博羅賊陳爛屐四從下永安賊官粵隆時羽書交馳如玉總軍務坐瓊幕中晝夜凭一矮几縱橫肆應裁答如流而永安鐵籠嶂賊復起 欽差內閣學士那彥成督師如玉復從明年嶂賊平先是陳亞本事起惠守伊秉綬請兵不發亂作歸咎郡守如玉悉力營救及胡克家以軍需貽誤入彈章如玉爲陳乞則令罰三萬金贍軍如玉曰克家廉吏雖三千無從出學士暗曰此非不足君者乎對曰與如玉有隙者私情也爲國家惜人材者公義也當是時人人皆以如玉長者不直克家克家聞之

亦親詣謝罪丁父憂歸奉母不出家居二十餘年出則駕牛車諸子已成名課之牧豕放羊曰汝輩宜此嘗大水至獨居一樓奉先人主或勸之去曰大夫守宗廟吾安往其剛定終如此卒年八十有五子三人長伯奎字乙藜恩貢生幼隨官粵東如玉教以爲古人之學及歸田伯奎從父躬耕益力學或牧羊豕必手把一編邑有公事赴之矢以潔清與人交然諾不欺父歿時伯奎年且五十矣哀毀如孺子持身接物敬慎一如父在時也年六十餘卒如玉族弟如瑤邑諸生少從如玉游宦數千里不去丁氏自文恪以下皆葬郡城東如瑤修墓道

正田器申族約不苟於禮邑諸舊家之講宗法者推丁氏族子雲標雲衢雲標善居喪自殯至於祥禫未嘗窺內戶雲衢友悌兄歿後復與諸子同居親族之失學者館之貧者賞之稱其家風焉

張時霖字子肅父鑑爲千總官乾隆中山東王倫之亂防守徐州有功時霖少穎悟年二十五成進士歷知上蔡扶溝商邱諸縣初出都時載律數百卷車中讀之暮抵逆旅輒取其竅要一一標識上蔡吏民間新令少年易與及受事乃大驚洛陽有獄數年不決以屬時霖一日平反之或持數千金爲地弗納嘉慶二年楚中亂延

蔓至豫時霖先奉檄入軍而陰飭吏卒蚤爲備賊故震其威名又知有備颺去性强鯁嘗以事件中丞某出不意至縣稽察倉穀知無所虧短閉衙久不出一日乘大風簸揚必使缺額邑中民相率爲償其數其得民如此終於開封府水利同知

張斯沆字端儀父錡以拔貢 廷試甲等遽聞親喪痛哭遂失明斯沆承家學藏書萬卷鍵戶不出與張時霖同以力學聞年輩遠出其前而通籍甚晚尋卒人以爲張氏兩世遇而不遇嘉慶十六年河圯斯沆遺書蕩焉章守勳字葆庸家貧每郡試輒徒步往宿古廟中枵腹

入場屋陳大復奇其文以兄之女妻之乾隆中準貢入
成均期滿當銓聞河決歸省或留之守勳曰得官棄親
所不忍也後成進士歷江西道監察御史擢通州坐糧
廳湖南主考官守勳以清河移治以來文獻缺佚乃輯
綴正史旁及諸家案牘譜牒專集之文彙爲一書名曰
清河志徵功雖未竟其所搜採爲勤備焉初守勳與李
崙王依仁友善崙字星齋面赤而方性真率爲文沈博
絕麗年近五十乃得鄉舉依仁字葆春與守勳並宅所
居全慶街一時文學之士若沈緯沈鴻文尹愔行皆之
鄰過從稱斌斌焉緯字春泉鴻文字半樵皆敏思立就

緯貧甚友教四方鴻文益疏闊籐蘿滿屋罕接人事依
仁篤於禮法邊幅稍厲好周人之急至質衣物以應然
皆不遇時又有郭樞洪克敏范思學張燕吉樞所爲多
矜卓衣冠異人克敏貌寢篤好史漢且耕且讀劉相國
來視學九邑之士未有先克敏者或往候之克敏耕如
故人以爲不類以是益賢克敏思學乃無師有游方僧
教以爲文遂有聲二人蹟尤奇燕吉以善書名與金壇
王澍相亞也先是 仁廟時有陳恭者善草書由附監
攷職例得丞若倅 聖祖奇其貌遂典大州其後有姜
夢熊卓犖高越范時履劉璞羅秉堅張雲從 田大

椿王雲棟皆號工書璞尤重於時也

蒲忭字快亭其先四川人兄懷弟恬並知名忭生而雄快鬚長尺許人皆曰蒲髯云鄉舉後居京師與張問陶王文治孫星衍洪亮吉皆友善嘗從禮邸扈蹕灤陽日在屬車豹尾閒每有所作雍容揄揚人以為枚乘鄒陽之儔匹忭與計偕者十有二乃通籍以知縣改教職是為嘉慶壬戌榜壬戌榜多驟貴忭獨在散地然其望實猶在諸公之右諸公多兄事之忭亦無多讓晚教士蘇州吳人懷之為位配唐韋應物祠右忭嘗自稱南園史隱云

汪四皓原名皓字紫田父縉由舉人賜國子監學正與

千叟宴四皓少居母憂以毀聞文章有名於時乾隆四十五年高宗南巡四皓獻迎鑿曲三十章平明

召見宮門天語褒美拔為第一時劉相國墉以少宰視學江南例進方物乃取四皓詩裝錦以獻有詔藏

內廷一時文章之士欣為異數焉後五年復應召試不遇退而教授居繼母憂嘔血卒子春熙由舉人知新

鄭縣新鄭居南北之衝時川楚兵旋勞來安集民以無擾再知堂邑初山東徵收丁租皆用活串吏侵蠹百端

春熙創立版串山東版串自春熙始也林清之亂防守

有方略賊不敢窺乞休歸卒

方文鈔字維遠篤於內行子諒能客嘗有偷兒入室掩視之鄰也好言慰之贈錢以去又嘗舟行遇賊周旋良久感其至誠不忍害文鈔他事多類此山陽阮學浩曰人紀之衰也期親而不別籍異財者鮮矣文鈔家近千指薰然太和婦女之抱子者相乳也子姓之聚處者食傳器焉坐聯席焉出而易衣焉銖金尺帛不入私舍文鈔歿皆行哭失聲弟文鏞字振序嘉慶初舉孝廉方正性疏散或勸之仕曰非吾所堪妻之兄李奉翰總督兩江貴重無比每行部至縣非昏弔未嘗一至其門也

汪椿字春園初名光大晚歲潛心三式號式齋祖汲修學好古著書滿家椿幼能強記十行並下貢成均累試輒罷於學無所不窺尤明積算推步之術謂王制里畝二數鄭註最爲精密北周甄鸞五經算術不知康成之確乃自爲步算其術甚疏孔疏疑經文錯亂推算益舛陳澔糾孔疏之失而自算之數步下忽有奇零殆全未通曉者著王制里畝二數攷以伸鄭說嘗問同郡汪文端公廷珍太歲超辰之法廷珍答曰超辰之說發自太倉錢氏從古未聞以三統推之亦不合然謂太歲無超辰則可謂歲星無超辰則不可三統百四十四年一超

大衍八十四年一超二術不同以西法考之其實一也
椿乃著推太歲法推歲星法推太陰法闡明服虔龍度
天門之說謂戰國漢初皆用跳辰宋洪容齋亦知之元
熊朋來經說則未能曉然也古法太歲歲星俱有超辰
不盡依六十甲子之次錢氏之說信而有徵爲說數萬
言廷珍歎服中歲以後究心太一王遁研精覃思鍵戶
二十餘年著周秦三式疏證數十卷會河督黎世序篤
好此學深敬禮之嘉慶二十五年河大漲椿曰夜觀水
星之次非此地也其在豫省乎未幾果驗及世序卒椿
痛哭盡毀所著謂世無知者今所存者三式序目一帙

其序略曰三式之道卽三易之道三易之道卽三才之
道也其見於書者仲康十一年閏四月朔日食後人以
授時法推而得之者豈知授時卽太一之法乎武王十
三年二月四日以無射之上宮畢陳後人以三統法推
而得之者豈知三統卽王遁之法乎由是觀之三代曷
嘗無三式哉春秋時梓慎禘竈史墨之徒皆深明此術
迨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史官失職典
籍無徵復以謏聞竄亂其閒如風角七政元氣六日七
分日者逢占挺專須臾孤虛等術流爲機祥小數而識
緯興焉東漢張平子上書鄭君註乾鑿度獨契太乙九

宮之旨蓋至是而晦者復明絕者復續厥後精太乙者有三國之劉惔趙達精遁甲者有陳武帝吳明徹精六壬者有晉戴洋五代之梁祖兼通三式者有偽蜀之趙延義元之劉秉忠著於史傳至如南齊高帝紀宋史禮志律志金史選舉志以及晉唐宋元藝術方伎列傳不可枚舉而唐六典且掌之大卜令焉豈非鬱之既久發之彌耀者乎竊謂太乙明天數奇門明地數六壬明人數備乎三才通乎三易要爲周秦以上古神聖之所創造非漢以下曲士短書所能擬也其目凡四十有四篇文多不傳其他著述多稿藏於家世所行者十一而已

初山陽縣學重建明倫堂得古甄有建康都統司五字未識所由椿見之曰是南宋初年物宋史職官志建炎初置御營都統司以王淵爲之紹興十二年於興元江陵建康皆除都統制又建炎二年改秣陵爲建康府置主管司畱守見地理志及景定建康志淮郡城造於南宋故有是甄學師聞而歎曰博物君子也椿在都時有四川僧心蒼者一見驚拜詫爲老師降生出其像逼肖其死之日則椿之生日也椿不之信曰安有是哉歿之前一月筮得明夷之卦曰夷者傷也七月夷則弗過此矣果以是月卒年六十有六椿孤心絕學少所推許獨

與蘇徵君秉國談易最合

蘇秉國字均甫幼質實無誑言屢困鄉舉發憤窮經闡
明天人之指根極理要薈萃漢魏宋元諸儒百有餘家
究心三十餘年成周易通義二十二卷依古易本經傳
別行又為附編明棄取之意初秉國與汪廷珍善廷珍
視學浙江延秉國往盡讀文瀾閣秘書重加改乙嘉慶
末河督黎世序延入幕府世序著河上易註及鼎震二
卦秉國謂之曰公此註有偏霸氣每相見論易外痛陳
民生疾苦音動左右道光元年歲大祲時值歲除言於
世序曰民困如此公猶慶三朝乎即日設廠以振費十

餘鉅萬全活無算秉國本謀也四年湖水決廷珍銜
命河上秉國為陳說數千言且曰秉國以待死之人安
能諛頌巧捷以乞暮年之好其激切如此時運道梗阻
秉國力主海運以書干總督魏元煜又著籌運議略曰
今之籌運者務使淮黃會通夫黃淮當交做之後分治
易合治難莫若改為接運過壩使湖自為湖塞斷禦壩
則高堰之蓄水少而石工可保矣河自為河堅守隄工
水不旁洩海口可通矣計糧艘至通五盤壩而後入倉
加此一次未為太甚以灌塘堵壩之資為接運轉搬之
費彼此相較未見盈絀若膠守舊章蓄湖益高決而斃

光緒丁酉清江縣志 卷二十一
民糜帑滋甚當是時自 天使及諸大吏方爲借黃濟
運回空轉搬之策反復糾葛其後減壩再啟而塞黃復
灌入湖輾轉數年而卒歸於灌運聞秉國言笑爲迂漫
不切秉國走 京師欲有言於當軸卒不果每酒後誦
少陵許身稷契之語中夜歎咤至於流涕秉國貌樸遯
豐髯家奇貧敝衣麤食好研精深思年四十鬚髮盡白
猶健步強飯終日無惰容或駭異其書應手改定疾亟
時猶勘定易註爲周易舉正屬續前數日口授其子改
定大衍數章少時嘗夢韓昌黎古貌嚴肅自號夢韓晚
更蒿坪痛念二親匪莪伊蒿之義也道光初舉孝廉方
正尤與同邑汪椿孫長源善皆篤老碩學而各有專精
汪以三式蘇以易孫以琴

孫長源字問津歲貢生家居闌市門無停輿削面長身
道氣充然殫心律呂之學於絲音尤闇解著琴學四種
曰琴鵠曰琴旨補正曰琴譜拙存曰琴況其序琴旨補
正曰琴譜率以大小分吟猱至吟猱之上下則以綽注
別之亦未逐一註明惟憑指下約略計取漫無定則此
關音律之陰陽順逆非如左右手之指法但取節奏鏗
鏘已也王氏琴旨主以上下分吟猱在徽之上取音爲
猱者不拘位分惟在徽之下取音爲吟者則有一定之

位而不可易焉凡曲操以一音立體以立體之音所生者爲用又以爲用之聲所生者相續爲用相閒於立體爲用相續爲用之中取用吟之位極有定亦極無定而有定移宮換羽消息微茫琴旨一書辨論音調極精當惟取定位及變聲清聲辨五音以宮聲爲本論等篇前後條例互有齟齬反復契勘悉爲條陳而詳辨之名曰琴旨補正以質知音其序琴況曰谿山琴況二十有四適符司空詩品之數予欲效其體而爲之偶賦閒居知友酬唱自弱冠操縵垂三十年未有如是歲之暇肆力之勤且專也輿會所到日成一二或越旬日裁構一篇或一成遂無可易或屢易乃猶未成似有非可力致然者二書已梓行其琴鵠則提挈要領示入門之徑琴譜共載十曲釐正音調駢駐宮商轉調易吟一依定法二書藏稿於家嘗以毛詩叶韻紛更於古未合取顧氏詩本音參以江氏古韻標準精心酌劑訂爲一書名三百篇韻讀疏節闕目蘇秉國尤服之生平不爲嶄絕而丰裁自峻歿之前兩月撫琴爲塞上鴻一閱不成聲謂門人曰死將至乎囊琴而起長源少服事鍾先生先生死無後葬之歲時上塚墓嘗爲人償逋不以告人隱德卓詣渺與俗絕時人第其行詣至比漢郭林宗宋石守道

焉

閻鶴雲字笛樓歲貢生性矜嚴如氣之秋與人少許可獨與孫長源款密長源所居蓬蒿翳蔚惟鶴雲與嚴光裕范鈞邵謙諸人至款扉徑入興盡散去光裕字西園有知人鑑性穎悟善書傳聲射覆篆刻碁博無不通曉鈞字運鴻少孤母程教之嚴中歲篤信宋四子書動必以禮改字畏堂著日記十六卷謙善繪山水尺幅千里琴入玄解皆清德之士云

陳樟字豫林篤學能文書尤工以廩貢入太學大司成法式善柔其文以爲程式罷京兆歸與里中蘇范相厲以學秉國著周易通義多與商訂晚年所養益純范鈞稱其心如秋月氣如春風爲里中第一人有寡婦朱託樟以五百金乞人而取其息其人逋脫朱大戚樟謂之曰金故在我斥橐中不足則質衣物還之張六官者故家子流浪時爲人說稗史樟憐其貧薄爲延譽諸貴人諸貴人皆善六官六官多得金帛一日裘馬都麗買良宅美婢妾鮮治自烹已而大困諸貴人盡厭六官矣六官迺夜至樟門膝行前樟歎曰男兒不能自業耶復以百金資其歸及樟卒在殯四方會葬數百人有少年縞素趨而入哭甚哀伏地良久不起則六官也會葬者皆

大驚樟爲人償逋焚券無歲無之而躬自儉薄蔬布澹如著有禮記廣集說藏於家

王照芳字德芬邑增生祖依濤父寶樞皆有士譽照芳氣宇沈厚弱冠知名上元葉中丞世倬知長甯時延爲上客事多倚決臺灣亂檄運蜀米三十萬長甯辦七千照芳單身督運險難惡水履若夷塗世倬爲乍浦同知浙鹽載運多封民船民不堪命照芳建議商自造船長運其弊遂絕尋佐韓克均觀察溫處台料簡軍工廠造外海水師戰艦勾稽綜覈竟事無誤初寶應朱尙書士彥少跡弛父彬惡之照芳謂彬曰此不凡器奈何常兒

繩之及道光初士彥銜命河上威重一時自監司以

下莫敢燕見一日肩輿過小市叩照芳門照芳年七十餘深衣大布疏鬚影然扶杖而出尙書升堂再拜禮甚恭照芳裁一揖爲設蔬食諸子執器傳餐進退秩如成禮而去於是市人皆擁觀嘖嘖稱歎照芳篤友誼里嘗大疫人人自危照芳親視棺斂者四十餘家卒亦不病年七十有七卒著王氏譜若干卷

郭大昌字禹修少推擇爲吏識和珅於貧困中後貴不與通大昌明於水性漕督嘉謨延爲上客乾隆二十九年河決老壩一夕百餘丈全黃入運而山東賊王倫方

煥亂總河吳嗣爵晨見大昌大昌初忤嗣爵堅卧不起
嗣爵謝大昌亦謝因問曰公用帑幾何曰五十萬限幾
何時曰五十日大昌曰如此公自爲之嗣爵曰君少此
耶大昌曰山東方亂而河決塞少遲恐有他變且重使
將至公故欲以是煩使者耶必欲了此者期不過二十
日帑不過十萬嗣爵再拜大昌因言曰與公約調文武
官各一以從他一人到者大昌辭矣大昌又請鈐記一
期見記而發帑皆如約至期而塞多用裁二千金以是
知名於時嘉慶初堵豐工工員請百二十萬河督減其
半問大昌曰再半之衆不悅大昌遂不出嘗言海口高
仰自明以來誤且二百年其論治河惟以潘靳二公爲
法而能神明其意云其後習河事者有張成成爲兒時
嘗獨默坐不與羣兒伍亦不好讀他日見黃河圖說乃
曰治河亦一事也旣長積官至游擊嘉慶中塞王營河
築卧虎闌束清壩皆有功成在河上二十年大吏莫不
委重未嘗干以私二十五年築儀封工驟風奇寒波浪
山立成堅立埽上泥滓霑衣帶中丞某至親爲拂塵遂
以寒疾卒吏民爲之流涕

吳朝觀字殿升泓之曾孫性嚴厲鄉人不衣冠不敢見
其面嘗力耕經營得數百金盡以代償族人之逋坐是

復困去而爲賈利倍稱少裕輒施與振貧不倦每歲禮對案不能食至向饑民流涕嘉慶末出二千金助振道光四年湖決振如故十一年大饑率弟昌基爲四廠振粥日舖萬人十二年復振明年又振前後費巨萬大吏悉上諸朝居平恂恂無德色食不兼味一狐裘敝矣年八十餘猶治地百畝親率臧獲佃作其中諸子或以餘貲植產則大怒曰不嚮德義而厚自封殖多爲害爾子以訓以詔以誌以訓忼爽有父風以詔嚴靜治家有度然善承父兄意惟所施與以誌性篤孝父或以事見責撻之流血益柔下父病席地以居衣不解帶者五月躬親煩褻至翦指爪以出糞歲父病革時歎曰烏乎孝子也後諸弟皆前歿以訓獨存年七十餘猶以勤施落其家

陳虎字炳文弟鼇字東川兄弟孝友年皆六十餘鬚髮皓白猶嬉戲母側上食問寢寒暑無閒嘉慶末虎爲船務營守備坐事被遣虎恐傷母心於是盛服登堂拜母詭辭將遠役鼇徒步從往返六千餘里至戍未及期道光初赦歸始以事白母母喜極泣下後二年母歿兄弟皆以毀卒

周光勳歲貢生忠烈公文煒裔也爲人剛訥事親至孝

有同村王甲素桀逆見光勳愧服卒以良謹聞光勳嘗
從阮芝生游芝生深器之晚病臂以左腕作字手不停
披嗣子師伊亦以孝稱又有華國祥清江浦人母素懼
雷歿後國祥廬於墓側每聞雷聲則伏墓而泣乾隆十
年知山陽縣金秉祚旌其廬後有孫泐者亦嘗聞雷泣
於親墓云

秦受益邑諸生嘉慶中河決廬墓漂沒受益號痛駕小
舟經行數十里見洪流中萬轉旋舞沿波呼號俄有雙
棺迴翔且泊機舟就視則其父母棺也挽而登舟舟旋
入盤渦中困數日幾死有雞飛集烹而食之遇巨舟往
救乃得歸

陳宜寬趙鈺皆歲貢生宜寬性嚴正一介不苟嘗割股
以愈母病嘉慶初舉孝廉方正不就鈺家貧父有末疾
溲溺鈺承以布親澣濯冬日與其妻擁父南榮而曝之
日晡昇歸如是竟十年終父之身或曰鈺之父亦孝子
也其事不傳時又有吳錦章者亦刲股以愈母病而其
後有趙甲徐大誠甲順清河人輦薄笨車供母不足則
以所居居過客已或露處日得百錢必市酒肴進母母
飲輒醉詈其婦婦好言慰母而詈愈甚子以客故啟母
姑寬解母謂其右婦也並詈其子客私相與語謂姑惡

不平婦聞之出徧拜諸客念母老諸客容恕也他日母
病子婦左右調護卒備衿歛盡數歲所蓄至數十金已
而知媪寡且貧子蓋入繼者大誠清江浦人少娶晉中
母老兄歿脫身歸母年八十餘大誠每晨起拜日延母
壽夕亦如之母寒卧溲溺躬自扶盥行乞於市得錢奉
母而餒其餘或忍饑待明日乞如故寒暑雨雪歷二十
年鄰有俞甲故傲狠見大誠如此乃改行道光二十六
年旌其閭又有鄭九如傭於人每歸必市餅餌遺母母
性僻嘗怒罵九如俯首承順母或不樂九如爲說往事
謬歌倡必得其歡心乃已

俗傳有陳斗者知固原州恭
之子也斗之母爲妾故憤恚

而死既殮斗晝夜號哭一日妾方澣自後刺之立死斗
持頭祭母柩前祭畢以麻衣盛頭徑投縣痛哭不能仰
視令召恭欲活其子久不決遂瘞死獄中錢文敏集有
陳斗殺父妾辨爲斗滴雪成豐志曰斗之母不得以妾
而對恭斗不得殺妾以報母傷恭之心虧母
之義而世稱之過矣今故削而附記如此

汪誦恩貢生少侍父疾衣不解帶嘗從汪文端游以疏
遠不肯附同宗而執弟子禮惟謹族有無賴子攜其婦
子踞而詬擾誦善遇之一日遭諸塗面如囚予以衣履
錢米趨過已賣市中矣誦不以介意人稱長者

林階鳳邑諸生胸無城府與人語不合則怒以目與弟
翥鳳友愛啣媪如孩提初邑學爲明崇景堂舊址弗稱
道光初階鳳首議於是丁如玉吳朝觀皆皓白老成階

鳳爲後進又有申秉愚茅鑑左右翼助諸民居不樂徙者焚香於林氏之門門爲燬衆懼欲止啗鳳曰咄咄諸君曾游僧之不如耶力主其議工垂成而啗鳳卒

蕭令裕字枚生性開朗好論世事居山陽版閘四方之士往往停舟過訪阮太傅元督兩廣令裕從之在粵數年學益進時淮北鹽綱變法令裕工心計綜覈有勞例得鹽運使經歷未赴卒令裕在幕府二十年頗諳古今文章雅練有體著清河疆域沿革表見重於時同時有丁錫萬鏞程師典錫積學不勑尤淹貫三禮至於耄耄未嘗廢書游其門者皆不忍更他師聲望重一時弟子

嚴某以非罪死戍所錫經理其家如嚴未去時焉鏞少孤母蕭撫之旣爲校官感母勞苦乃廣求郡邑節烈搜採近二千人皆得旌師典力學治三禮有得著儀禮圖攷辨正藏稿未出

鄭得元者不知何許人也嘗以五百金貸李某李死無以償家奇貧得元聞之焚其券復貲之十金李妻距不受五往皆返之得元乃爲易米數石致李門外而去谷某失其名種瓜爲業嘉慶閒余家壩決水大至谷已避之高處而歸取瓜值鄰趙病方汗其母號哭請救谷歎曰食與命孰重乃棄瓜負趙並扶其母泅水而出

沈萬忠河營外委道光二十一年從軍浙江力戰死一子襲雲騎尉

婁家蘭字佩芳戊子舉人僑居江甯歷署山東費日照安邱縣事授臨清州同知咸豐元年丁母憂歸三年二月乙酉流賊陷江甯家蘭方據案飲酒賊入見輿蓋問爾何官家蘭罵曰我官山東若在江南豈容汝輩猖獗至是耶賊怒挾之去至南門橋刃交下罵不絕口死先數日家蘭以計遣其子去故不及於難長女適李某破城縊死同時有陳燿奎上元訓導亦於城破日與繼室張及三子僕李升皆不屈死

張寶華望江典史咸豐三年正月賊寇望江寶華公服出遇賊示以大義賊怒猶與爭持力竭被害繼室賈氏

僕張智殉焉奏

聞子雲騎尉世職

時又有張廷揚安濤二人以外委於

咸豐二年在江甯勦賊陣亡張一鵬以千總於咸豐八年在滁州勦賊陣亡附記於此

吳以誠字古音歲貢生幼敏慧讀書而外琴奕書畫下及醫卜之屬無不試習之亦不欲精熟也獨好為詩豪於飲酒酣卽歌詩曼聲如度曲詩摹唐人有所作輒自矜許及見同郡潘德輿更博覽載籍詩大進有淮陰鶴鶴樓題壁詩二十首為時所傳誦識者以為明七子不是過也性落拓不羈有宗人負重逋以誠出而理之為

所牽繼落其家著有古藤書屋詩存

龔裕字愷夫號月舫嘉慶丁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知縣選知墊江縣事數月丁父憂服闋改發安徽歷知績溪桐城懷甯諸縣事江流暴漲懷甯饑大吏檄裕振撫嚴立規條適中丞某命家人往覘裕恐其擾民對眾杖之竟事肅然改授宣城令獲劇賊莊午可等晉署廣德州旋授知亳州亳民故健悍裕爲捐資勗立義學萃貧民子弟而督課之民風丕變時有重犯陳胎姪故山西人匿於亳相距千餘里人無知者裕到官密蹤跡捕得之咸以爲神晉六安州裕前後爲牧令二十餘年皆以廉幹見稱折獄明決當時稱爲循良第一名達

主知特簡知直隸天津府事調保定府升通永道調清河道升臬司治民決獄一如在皖時直隸近京師多旗田尤易爭訟動輒控都城裕一決以平恕一時訟爲寢息升授藩司清儉率下官民化之特簡山西巡撫兩月移湖北巡撫時粵賊鴟張勢不可遏湖北爲四達之衝裕受事兵罷餉絀昕夕焦勞遂得怔忡之疾自念與債事於後不若陳情於先因上疏乞休奉 嚴旨遣戍力疾就道行至西安卒裕以縣令起家游升至巡撫仕宦三十年家無餘財歸葬之日人無不憐其清節者

顧聯鏞字更生其先金陵人祖槐三以博學通經名聞海內父文玉咸豐三年賊陷金陵死於難聯鏞時方十歲納祖遺像衣衾中久之未得出初陷時與母許氏相失或欲養之爲子聯鏞不可曰安有棄其母而奉人之母者乎有柳步高者與之居一日白晳少年就步高謀意甚悵惘聯鏞疑而問之曰是我舊主人謀免難而無貲以是蹙蹙耳聯鏞曰吾有藏金在度終不得出以畀少年苟免於難猶吾免也遂與之居賊中五年義士夏有義卒救聯鏞奉其母以出夏有義者太平人其舅嘗爲木工工作於槐三家耳其名曰不可使顧氏無後經

營賊中半載始得出依於山陽舊識某氏不納乃僑居清河遂隸籍爲博士弟子聯鏞爲人陷厲孤直取與纖悉無所藉與人交意有不可必絕之終身不顧也然沈深好讀書少陷賊久初未親鉛槧至是每一詩文出必傾其邑人著有癸丁蒙難錄敘賊中事歷歷如指諸掌詩有復古編一卷嘗擬韓退之秋懷詩一時耆宿見之驚詫以爲傑作時總兵某於書院課士以財招致士人至者闐溢聯鏞獨不往體素弱多病自恨就學晚晝夜攻苦或勸之珍攝曰吾以讀書死無恨也凡所遊處會集無書之處一日不能居年三十竟以羸疾卒

光緒丙子清河縣志卷二十一

人物五 流寓

明

張素字元卿號檜泉其先吳人父景儀工詩善楷篆僑居京師三楊學士欲薦授中書辭挈家南旋居清江浦素總角通五經大義旁及陰陽方術成化中舉於鄉授河陰令值歲祲簡獄訟節厨傳平市價停權稅與民休息歲餘庭無敲扑吏卒倚其杖於壁蛛絲塵結時與賓佐登廣武山流連眺詠或將薦之朝歎曰化行一邑吾道可見何必天下哉因和歸去來詞以見志踰年乞休

卽日戒行蕭然如逆旅中人河陰爲立遺愛碑歸三十餘年未嘗入城府卒年八十九子雍正德中以經明行修徵逮補乞養人稱之曰淮川先生卒年八十一

方福莆田人成化中進士或云永樂中官御史時議開礦福

極言其不便且言此乃水礦開之則斷天地之脉洩三

城之氣費帑勞民得不償失水將大上人其流離帝大

怒謫淮安常盈倉大使遂卜居清江浦及開礦壓溺無

算朝廷悔之復其原職行人未至有素識校尉過福而

語以故福方沐髮以爲逮已也驚懼成疾比入覲至徐

州嘔血而卒水於徐家湖北子孫至今置守

表焉

楊懋宛平人成化閒進士任工部分司有惠政商民爲

立生祠祀之遂家於清江浦子孫傳世至今按懋別見官師或以

爲浙江人府志定爲宛平人

陳治定合肥人平江伯之後名治安者襲爵其兄也治

定以勲臣子弟官侍衛後居清江浦恭襄祠旁遂占籍

焉

萬壽祺字年少其先自南昌遷徐州父星新天啟末監

察御史出爲山東按察副使壽祺年十五誦書二十餘

萬言崇禎三年舉於鄉甲申京師陷明年壽祺被執有

二

陰救之者得北還携妻子居山陽再徙清江浦號所居

曰隰西草堂

其自記曰戊子仲冬徙宅於浦西近洪澤南曰徐湖北則河淮合流東入於海四

區皆隰也築其原為隰西草堂載老幼携瓶罍鹿車一乘往居之春日下簷秋瓜落圃草堂無事負甕而已居

士曰吾嘗南臨石梁北過流沙東觀於海西登熊耳矣當是時中外宴然人物廣衍曾幾何時休西澁以稅駕

汲東舉之寒泉山川如故哀樂傷人能不悲曰南村記乎悲則思思則勤夙興夜寐以毋忘吾勞苦曰南村曰

吾移居隰西之明年始買圃於其陽雜蒔羣藥築館引畦以自勤苦春秋佳日深巷中輒聞犬鳴則鄰曲來携

酒過飲飲輒醉也因憶陶令有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名其圃曰南村村之中

引泉入畦結籬樹蔬地坦可鋤曰平疇由疇北折人圃有廊焉列韻以步之曰韻步翼翼臨於其上高舉翔視

若將遠游者館也曰遠游館其側夕陽多蔭草木蒼密有樹焉曰春陰南北七武東西十武茅茨相望蔓然蔽

虧周旋折矩若不可已嗟乎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其為地不知幾萬里也棄不取取數武之內以一人之身非

徧其閒四時無不足此奚為者耶做廬何必廣取足蔽牀膝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此亦陶令之言也今昔

之感甯獨移居而已乎酒酣乃為之歌曰皇天平分此南北兮子獨稟此中臯日月淡其浹濇兮水又重之以

寒潦豈申申而將旦兮何眾蔓靡散而不可蹈也往既不可見兮來者趁趨而煩勞也慘鬱陶而誰語兮竊將

適乎遠郊步清塵於柴桑兮承休風於啜糟嘗自負甕妻徐子睿荷鍤隨之

灌園自給晚被僧服自稱明志道人沙門慧壽然痛飲食肉則如故四方慕其名者日至壽祺故家子琴碁劍

槩百技通曉家有良田美宅山莊百頃及世事牽染幾瀕於死所藏蓄一時都盡冠黃冠紫衣蕭然物外每與

遺民避人歌嘯泣然泣下所為詩最工與陳子龍夏允彝相上下也卒殯南村或曰後歸葬於徐州

允彝守志詩系示

卷二十一

國朝

陳丹六明平江伯後有名文者以功封東海侯邑於寶
應再遷清江浦丹六少穎異於書靡不綜覽尤喜讀孫
吳書好走馬擊劍時余相國出撫東吳丹六仗劍叩軍
門相國引視甚偉之會去不果用丹六善醫試人輒奇
中或驚以爲神丹六笑曰吾醫無他術亦以兵法部署
之耳丹六爲人長身鶴立議論風涌河道總督趙世顯
尤與之善嘗引入卧內欲官之固辭乃止初世顯盛時
聲勢炎赫門下客競相援引丹六居常退避鮮請謁及
世顯以事去諸親信者多被遷逮或亡匿不敢出丹六
獨身一騎冒風雪從之行二千里抵京師乃返年七十
七卒

張文彬山東人寄居清河先是康熙中歲賦由民解百
姓苦於需擾至有傾破貲產不足償事適文彬族兄志
棟旬宣江南文彬爲力言其弊遂改官徵官解民困大
除戶尸祝之不衰文彬後遂家於清河子孫蕃衍

咸豐志失

載今從張氏家乘採入

陳大復字敦來亦平江伯後爲文援筆立就成進士典
試粵東西掌廣東及京畿道巡視裕豐倉時值京
察年老者爭染鬚大復笑曰此豈所以事君父耶巡視

中城督振厥老幼相踐踏或加捶楚大復曰窮民求生奈何重責傳文忠奴倚勢使酒大復禽治之諸貴人多爲緩頰不聽明日文忠親詣謝時人兩美之 純廟時以日食求言大復陳四事 優詔嘉納出爲河南陝汝道興學勸農每出行縣不乘驛馬吏役各給錢飲食官無私焉罷歸講習不輟後進多所裁正諸孫肇麒肇鼇皆知名初大復貧困時有甘藜巢者周其貧而教之陳氏至今私祭於寢

陸霽字芸夫秀水人錢世祿字懋功山陰人霽以武科舉其鄉官河營千總因家焉世祿授徒浦中工醫嗜酒志意曠然不能治生產所交多當世豪俊或延致之不屑也霽久宦不達乃罷歸無所事事而獨與世祿嘯歌相向世祿歎曰以霽彬彬禮樂之材而側身部伍之中用違其性其窮豈不宜哉霽旣歿世祿益困所居河干草屋數楹前竈後寢衣履敝穿閉戶終不復出竟死世祿有子布迎霽妻養於家終其身

沈國寶初爲浙兵隸趙某麾下趙被罪出關國寶隨往趙父子卒戍所國寶歸其柩撫趙遺孤居清江浦教育備至初趙之被逮 詔獄也李亨特爲刑部郎鞠之國寶願以身代情詞懇切李以法不可然陰識國寶及亨

特出爲東河總督招國寶往曰吾子天下義士吾年老脫有不諱願有以相託國寶再拜叩頭流涕而言曰亟知公知我然身已許趙氏矣亨特嗚咽良久遣歸當是時國寶名聞江淮聞國寶有子在浙來迎養歎曰趙孤未成名吾安歸年八十餘死於清江浦趙氏厚葬之丁楷字木公滕縣人少時流寓浦中以詩筆擅於時楷偉幹尙氣嘗見賞於趙佑佑主試山東時物色不可得入貲爲州同知貴州苗變承檄往諭之單騎入賊壘曉以大義皆解甲歡呼而楷所請格於上不果如約尋復叛命再往是時諸同官皆爲楷惴恐楷太息請行座客送之有揮涕者楷謝諸公勞苦然丈夫許國死耳去弗顧遂遇害事聞 賜卹子孫襲職當楷入黔時厲其孥於洋河所居室久扃閉忽大呼而擊案者三家人啟視塵上指瓜森然則楷致命時也楷妻之從子張劭云左錡字蘭金桐城人官邳州吏目誓於獄神祠不取一錢囚皆感泣而禁卒苦饑譁欲散去錡於是招遠近病者病者大至錡望色聞聲辨脰沈痼立起乃薄取其酬盡散諸卒伍曰活人以取錢不愈於殺人以求生乎知州某至錡薄其爲人不與參乃揭諸郡守郡守歎曰得非左蘭金乎趨駕親詣畱之知州驂從痛飲極歡而去

九經四子清江集卷之二十一
六
錡卒棄官隱居浪石鎮種桃萬樹子孫至今家焉有裔
曰嶽字逸民高才博學爲時所重

林翁者閩人不知其名人皆曰林翁云翁善數多奇中
人不能學常垂簾賣卜龍王闡下卽得錢不再卜卒死
於浦或曰翁蓋類有道者

黃斌字雙允號質庵其先自安徽遷徐州之宿遷縣父
廷珠官淮揚游擊晚遂寄居清江斌少沈密力學不倦
補博士弟子入貲爲東河縣丞補榮澤主簿改官府通
判未及之官以失明廢於家斌綜計精覈自以病廢無
所建樹於世曰以施之吾家每晨起董督公私人無違

用物無虛材其綜理至於竹頭木屑罔或不舉尤篤於
交游耑壹赴人緩急兩湖總督周公天爵以事被逮時
家屬浮江入淮將歸東阿母夫人倉卒卒於舟次於是
公罪且不測江淮故吏無過問者斌獨毅然出鉅貲爲
喪具命諸弟往經紀期三日畢辦至於校衾池窆灰蜃
之屬靡不中禮旣而周公奉命防夷淮楚過斌所居
撫膺而哭曰微黃君吾不復視息人世矣及復爲漕督
將乞假守制時內外方倚公以重而公終以不可違禮
邀榮首訪斌斌力贊成之其守正如此俟官林公則徐
之遣戍也中道改往河南塞決口遣人視疾願一見斌

以目疾固辭及林公至祥符馳書千言爲言河勢曲折
修築疏濬所宜公悉嘉納斌爲人疏須白哲神骨晶瑩
晚益專靜返求身心之學嘗以夜分思一日所爲計其
功過每歎理不勝氣以是爲憾喪祭昏娶斟酌今世之
所用以求合於古人之意雖知交狎見必整衣冠拱揖
周旋如對尊貴人旣失明使人扶掖見客舉步尺寸詳
審未嘗失禮性彊敏箋候酬答口授累千言無可增損
者人或與書曠隔經年皆識其端委檢對時日無舛一
室之中盂几鼎鑪名書妙墨位置秩然或少欵側必責
主者以是人不能欺或勸之曰此非養心之法斌歎曰

心以用爲養吾以媿夫放佚其心者也年五十八卒

孔繼鏐字宥曲阜 至聖裔自京師遷清河父傳坤

仕南河主簿繼鏐生而穎異四歲知書能讀陶詩十五
爲和陶詩有停雲之作爲耆宿所稱賞於書無所不讀
科舉之學非所好也制義一覽輒棄置屆試期任取名
作仿效之規模意趣無不合見者疑爲宿構道光丙申
成進士用刑部主事性至孝無兄弟居京師年餘思親
心切急歸以家在河上改官南河同知爲養親計時督
河使者以舊契相與極款密人疑有苞苴之行因憤而
去官避居於寶應將以養親終老會粵寇入江揚州陷

有故舊大僚來防河軍於秦州強起佐之以功得知府
大僚仗中敗復歸寶應督師德興阿駐軍江浦再起寇
來犯督師走繼鏢死之旌於 朝繼鏢能文章好爲古
歌詩師事山陽潘德輿與同郡魯一同宜黃黃爵滋歛
徐寶善益陽湯鵬建甯張際亮漢陽葉名灃以氣節相
尙賦詩酬倡一時京師壇坫稱極盛焉知天下將亂每
語人曰吾當死國際亮號爲善相人熟視曰君殆不免
聲音高亮嘗於曠野長嘯如鸞鳳鳴天際樵夫牧豎驚
而聚觀軀幹短而豐有力取一方食案盃鼎滿列其上
以兩手舉之走數十步不變色讀道書能煉氣雖盛寒
衣禪衣走風雪中無所畏負性磊落不事家人生產中
年爲一姻婭毀其貲盡至貨居宅以償負不介於懷著
有心嚮往齋和陶詩王癸詩錄皆鈔版其他作甚多藏
於家

魯一同字蘭岑一字通甫其先不知所自始或曰甘涼
故世將或曰燕京人 國初嘗從吳藩平雲南已窺其
有異志挈孥而逃於淮安之山陽遂占籍焉世居安東
一同始遷清河父長泰郡庠生工書善畫閉門養素以
道自貞一同生而穎悟絕人六歲通五音少長工爲古
文辭年十七補博士弟子次年舉道光壬午科副貢生

年三十一中道光十五年舉人當是時海內方承平一同獨以爲深憂謂今天下多不激之氣積而爲不化之習在位者貪不去之身陳說者務不駭之論學者建不樹之幟師儒築不高之牆容容自安風烈不紀恐一旦有緩急相顧莫敢當其衝又嘗論天下之患蓋在治事之官少治官之官多官多者非事之利也胥吏之利也重府之權以統州縣而并道按察於布政使布政使得詳察所屬以專達於天子其鹽漕軍政興革大者設總督若巡撫一人主之而地方之事不得撓布政使之權布政使者亦不得越府而苛責州縣則州縣之事減

今天下之弊蓋在於知府擁虛名以容與於上官屬吏之閒其實無所能爲知府者親民之首也誠重知府之權以制所屬長吏統轄不甚遼闊耳目易周情僞易悉賞罰與奪朝發而夕至門鑰未峻百姓呼號易達佐貳丞尉詳察而周知苟得其人委以數百里之地卽事必舉故誠能得一廉平公正之方伯正身率屬則府必得其人府得其人則州縣莫敢爲姦久任而責其成功其視督撫司道叢治於一方者功相萬也親民之官多治官之官少胥吏之數減長吏之權伸彼州縣者以趨承上司之力治吾民以申詳反覆之精明治吾吏必能耳

目清明公務修舉當世以爲名言嘗就試禮部有蔡生亦與計偕稠坐中揖問姓字大驚曰少時讀先生文嘗恨古人不可復見乃今先生故在也立起踧踖備子弟禮而去寶山毛嶽生見其文謂七百年來文患於柔惟此爲能得剛之美建甯張際亮以詩名天下見古歌行自以爲不及旣再試不第益研精爲文章乃汎濫無涯淡其說長於史例旁及諸子百家之言禽魚草木之變靡不貫曉然居恒鬱鬱嘗自歎曰吾乃爲文人耶林文忠公則徐總督湖廣請與偕欲行而以親老止周文忠公天爵見其文曰此天下大才也豈直文章哉最後曾

文正公國藩尤敬異庚戌試禮部居淮安館舍數屏騶從就問天下事時當揭曉文正爲禮部侍郎例鈐榜先言於眾曰淮安魯通甫若成進士天下之幸也及見榜無名爲懊喪如失左右手粵賊初起一同以爲潢池小醜何勞 天師但復土司責以成功其人宗姓豪強山溪礪崗徑塗熟悉跣足矯健長技皆同復一州鎮便以相假得一溪崗永許鎮壓昔時改土歸流今仍改流歸土不費京帑不勞徵調期歲之間便可永輯閭者以爲迂賊之踞金陵也同年生盱眙吳公棠方宰清河眾志洶洶一同爲之明部分決機宜傳檄鳳潁淮徐滁泗宿

海各府州若縣辭氣奮發指誓天日其期滅賊河北人心大定清江浦屹然成重鎮焉人或以是稱其能歎曰天下事有百倍於此者何可易言也廬州危急江忠烈公忠源馳赴安徽巡撫之任桐城戴孝廉鈞衡走書通會文正之指欲其起佐忠烈謝不出而復以書有曰今日之憂不在已被賊之省而在未被賊之省不在已殘破之州縣在未破而先自殘之州縣不在已從賊之民在未從而岌岌思爲賊之民經營天下之大勢當先注意於此首重州縣之權次講耕戰之法凡被賊之省會州府不難克復難於堅守如武昌一府向軍門復之

於前曾侍郎克之於後去未移時旋皆陷沒人物彫散倉庫空竭金城蕩蕩莽若邱墟節帥式臨徒擁空器寇至則靡固其所也昔唐季之亂東都居民不滿百戶荆南兵餘裁十七家史稱張全義尹河南韓建刺華州皆能招懷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中民富軍贍安集殘破莫良於此又曰賊之初起數十輩愚妄人耳脅從既多遂出梟桀又有搢紳科目之無恥者閒厠其閒指使引導於是其教則參以秦西其軍制略仿周官軍帥卒旅其官雜取漢宋諸色目而其用兵則令嚴而法簡行速而多詐既得金陵志意少滿僭立制度然而未有立國

之勢也自古戰伐之朝有立國之勢者則先攻其本桓
温之直走成都王鎮惡之溯舟渭水韓擒虎之順流三
山李愬之夜入淮蔡是也無立國之勢者則宜先翦其
枝張角死而飛燕黑山熾仙芝殛而黃巢尙讓橫迎祥
滅而自成獻忠狂皆由賊基未立東西流走合散無常
殲厥渠魁則各自雄長益多樹敵翦除黨翼首惡白孤
爲今之計莫若暫緩金陵之攻而專收旁郡豫帥壁信
陽收蘄黃皖帥仍壁廬州收舒桐江帥壁廣饒收宣歙
蘇帥壁江南北兵壁江北仍同收瓜鎮皆觀釁而動而
專責西師以上游之任武昌若復深駐大軍營繕耕戰

益具舟船練習水師以虞變待時而以曾侍郎九江之
圍爲綴賊之勢西師旣盛出一不意順流東下直踞安
慶突出九江之前號召南北使羅石之黨外牽於曾塔
之師急不得返顧沿江諸賊必當同時解散入穴金陵
則成功可望其時有謂先攻金陵剗賊腹心肢體自然
散落者故書中及之其後大兵攻金陵築長圍江帥何
桂清以爲賊如釜魚阱獸期於旦夕成功朝野幾同聲
慶幸一同獨決其必敗未幾而潰裂蘇浙淪陷桂清伏
辜迨於文正東征舟師下壓坐鎮安慶指復金陵一如
所論一同無尺寸之柄而憂傷時勢之艱危於 國家

田賦兵戎諸大政與夫河道變遷地形險要以及中外
大勢無不究其端委而得其機牙罕有遇合則一發之
於文章爲文務切事情其言曰文章事業皆以靜儉爲
根本又曰行不蹈道則非經道不宗經則非道皆至言
也性極疏闊不立畔岸而風節卓然或請爲文壽一鉅
公却之曰吾輩之文疏直樸野不足說勢要必若肆其
狂愚爲足下得罪當塗安所用之其不苟說於人皆此
類也文字交游盡一時四海知名之士而清修篤學獨
重潘子德輿誼在師友之間相契尤莫逆焉
卒著有邳州志二十卷清河縣志二十四卷詩文集十
一卷右軍年譜一卷白奩山人年譜一卷



--	--	--	--	--	--	--	--	--	--

光緒二十四年
海河縣志
卷二十二

四

